

## 编者按

又到一年“三月三”。打开你记忆的阀门，“三月三”的关键词有哪些？是踏青、放风筝，还是赶歌圩、抛绣球？抑或是祭祀？今天在三位作者的笔下，“三月三”呈现了各自独特的风貌：周昱麟难忘儿时“三月三”自己脱了长衫换短衫，游漓江，跟父亲爬尧山；刘永娟则在那个阳光正好的“三月三”，破解了多年来大人吓唬孩子的一个谎言；杨海标的“三月三”具有浓郁的侗族特色，供奉“峒王”，做甜藤粑，吃合拢饭，看芦笙表演，令人陶醉……



# 当年情景仍挂怀

## 脱了长衫换短衫

周昱麟

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盛唐诗人杜甫的《丽人行》，曾描写过当时京城热闹奢华的情景。

其实，早在先秦春秋时，三月三就成了民间隆重的节日。据《风俗通》记：《周礼》中有：“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。禊者，洁也。故于水上盥濯也。”《荆楚岁时记》则说：“三月三日，士民并出临清渚，为流杯曲水之饮。”

古人每到三月三，便至溪流河滩边洗濯且祈福，后来衍化为文人墨客曲水流觞的故事。

而我儿时的记忆中，“三月三”亦是美好的。

那时我家住在漓江边的盐街，推开门出去便是锃亮的青石板的水码头。每到这天，奶奶会笑眯眯地说：“三月三，脱了长衫换短衫。”盯着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把周身里的衣裳都扒光了，像青蛙一般噗通跳进门口的漓江碧波中，似鱼儿钻到竹排下面，摇头摆尾。一会儿我凫到水面来，仰面朝天，静静地望着蓝天白云出神。隔河对面远处的訾洲上，竹篱瓦舍裹着团团烟云白雾，浮在宛如绿绸的水流上。猝然间天上落下一蓬子碎雨，一阵微风吹过，江面上荡开千万朵水花。奶奶急得在岸上跺了跺脚喊：“下雨了，小兔崽子还不快回家啊！”我一个猛子扎到岸边，冷不丁地从水里跳出来，站到她跟前嚷着：“怕甚的，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！”

遇上风日晴和的日子，父亲会带我们去爬尧山。那确是让人筋酥足软，不过乐趣也蛮多。清晨，父母会煮上一锅红薯、芋头，或蒸上些艾叶粑，当作干粮携带。之后，大家徒步向尧山进发。市东郊的尧山约有10公里远。走一程歇一程，渐渐近了，看见山上红艳艳的云霞了。父亲说那是满山遍野的杜鹃花。记得山脚下有个茅庵，庵子中有售几分或一角钱一碗的素面。我们停下来“打牙祭”，每人一碗，又啃了红薯芋头和粑粑。父亲说秣马厉兵，饱餐战饭，吃饱喝足好登山。

盘旋的尧山土路上，云气氤氲。踏青的城里人成群结队，扶

老携幼，前呼后拥。走到半山腰，一簇簇如火的杜鹃花，将远近的山野涂抹得一片红灿灿，人仿佛置身仙境中。父亲说，这儿原有座明代建的白云观，荒废了。想要一览众山，还当临绝顶。于是复奋力前行，走走停停，终于看到了一块插了秧的稻田，约有几分地。水是哪儿来的？因山顶有泉眼，常年不干涸。山顶上原来还有建于唐代的尧帝庙和白鹿寺，每年收获的谷子足供僧人食用。人们以为是上天的赏赐，故名天赐田（当时我们都把它叫做天子田）。而那一眼甘泉，犹如王母娘娘的乳汁，便称为玉乳池。当年，唐代的鉴真和尚就是从尧山动身出发，渡海前往日本去的。

莽莽苍苍的尧山为五岭余脉，宛若游龙。唯白云绿树鹃花清泉，古寺田畦土墙茅庵，年年吸引着无数的游客踏青驻足。夕阳的余辉染了层峦，我们步履蹒跚下山。双鬓斑白的父亲吟起诗来：“云淡风清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余心乐，将谓偷闲学少年……”尾音拖得重且长，回荡在山路上。

## 其乐融融合拢饭

杨海标

在龙胜族自治县的侗族地区，每年“三月三”是供奉飞山庙“峒王”杨再思的日子。

杨再思是唐末、五代时以叙州（今湖南省黔阳、靖州县）一带为中心的民族集团——“飞山蛮”酋长，号称十峒首领，人称“飞山太公”。唐朝末年，藩镇割据，王室衰微，天下纷争，杨再思在这里任职时，积极推广中原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，兴修水利，奖励种棉、纺织，鼓励交易，革除苛捐杂税，经济很快繁荣起来，侗民安居乐业，生活有了保障。在他去世后，侗族人民为感其恩德，奉为神灵，在各个村寨旁边都建有飞山庙安放飞山太公的灵魂，在“三月三”这天开展祭祀活动。

这天，人们早早便上山去采摘一种叫甜藤的藤蔓回家，先将它洗净切碎，然后用石碓舂烂成泥，过滤取汁，再将优质糯米浸泡到甜藤汁中，待糯米膨胀酥软后，将其捣成精细米粉，捏成一个个米团，用菜叶或阔树叶包裹，放进木甑蒸熟，这就是有着大自然芬芳、香甜可口的甜藤粑。这

天家家户户杀鸡宰鸭，人们带上甜藤粑，来到寨子边的飞山庙，摆上贡品，烧香行礼祭祀，祈祷国家泰安昌盛、众生和谐幸福。此日，飞山庙里香烟袅袅，人潮涌动，热闹非凡。

“三月三”这天，凡出嫁离娘家不远的姑娘，都要回娘家过节团聚，表示不忘祖宗。各家各户都打油茶，呼唤隔壁邻舍和亲戚来吃油茶，然后几家合起来吃合拢饭（即各人都从家里拿几个菜来，聚集在一家吃），表示团结和友谊，大家叙友情，谈生产，论家庭，其情切切，其乐融融。

吃完晚饭后，人们倾巢而出，聚集在寨上的鼓楼坪前，观看本寨的芦笙表演。芦笙舞优美的旋律，整齐多变的步伐，让人如醉如痴。有时其他村寨过来进行芦笙比赛，更是吸引四面八方群众前来观看，场面甚是欢乐热烈。年轻人则聚集在一户或几户人家，进行男女山歌对唱。先唱祖宗来历，唱古人歌，夜深了才唱情歌。那幽婉迷离的歌声，此起彼伏，在宁静的木楼巷子间回荡，侗寨呈现一片温馨祥和。

## 那天阳光很好

刘永娟

在父亲调到那个过山瑶的寨子里当小学教员之前，那个寨子传递给我的只有恐惧。

之前我并没有涉足过那个寨子，但从我们村远远望过去，可以看到半山上零星聚集的几十户人家。偶尔去赶圩，可以看到穿着艳丽民族服装，戴着大耳环的老奶奶背着背篓在圩上卖草药。听大人们说，瑶族村寨里有很厉害的巫医。“小孩子一定要听话，不听话老婆婆要把你的心肝掠去当药，小孩子的心肝肺可以让人起死回生。”那些大人这样吓唬调皮的孩子，年幼的我感到深深的恐慌。偶尔远远看见那些大耳环把耳垂坠出长长的孔洞的女瑶民，我总是本能地逃离，甚至逃到厕所里，直到看不到她们的人影。

父亲竟然要调到那个瑶寨去当教员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害怕巫医蛊惑了父亲，让父亲把我掠去，给她们挖了心肝肺。我感到心里一阵空洞。可是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幼小的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，

祈祷父亲快一点调离那个瑶寨。

父亲带了一小袋奶头番茄回来，说是寨子里的阿婆送的。隔壁的旺婶生孩子了，父亲给她带回一大把草药，说是瑶寨的老瑶医给采的，用那草药来烧水来给产妇洗澡，可以预防月子病，让产妇身体强壮。

那天阳光很好，春风拂面，父亲说要带我去吃酒，我高兴地随着父亲上路了。走着走着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发现父亲带我走的是往瑶寨的路。我慌了，跟父亲说，我不去了。父亲问为什么，我说，那个寨子的瑶婆会掠小孩子的心肝肺当药。站在路中间的父亲哈哈大笑起来，叹道：“还真是小孩子！”说完把我扛到肩上，径直往瑶寨去了。

多年过去，记忆已经模糊。但我仍记得一些细节：寨子的晒谷场上，大碗的山猪肉摊开，一盆盆颜色鲜艳的糯米饭排着队，着艳丽服装的姑娘在做针线活，男人们在喝酒。喝到兴起，一群青年男女分性别排成两排，猜拳决定谁当主角，然后是和我们小孩子常玩的“老鹰玩小鸡”般的抢亲游戏。最后是和学校出操般，所有人站齐了祭拜盘古。

直到那时，我才知道，“三月三”是瑶族的重大节日；直到那时，我才知道，瑶婆要把孩子的心肝掠去当药，只是大人吓唬孩子的谎言。

大人们啊！



►广西壮族表演吹唢呐。（资料图）